

我的大姐

丛素宁

大姐，不是我的亲姊妹，是我丈夫的嫂子。

我的大伯哥和我丈夫是同母异父，在我大伯哥结婚之前，他们互不认识，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。

我刚嫁进丈夫家时，看到这个忙里忙外的大姐很是纳闷：丈夫明明只有两个妹妹，啥时冒出了一个大姐？丈夫解释说：“她是嫂子。妈说，你嫂子就是我的亲闺女，你们都是兄弟姐妹。所以我们都习惯称她为大姐。”

随着去婆婆家次数多了，我逐渐地了解了这个大姐。

婆婆在认识我公公之前有一段婚姻，并育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大伯哥，我们叫他大哥。

大哥的奶奶拒绝我婆婆离婚时带走这个男孩，但是在我婆婆内心深处，从没有忘记这个儿子。有时，实在想得难受，她就步行几公里的山路去看看儿子。

每每走到村口，总会遇到一大帮小孩围观。然后，腿快的孩子会去把我大哥拉扯过来，大声嘲笑嚷嚷：“她是你妈妈！”

从此，“妈妈”一词在大哥心里留下了阴影，他觉得这是个不光彩的称呼。别说相见，就是听到，都想远远逃离。婆婆在多次吃了闭门羹后，就没有去看望这个儿子的念头了。

大哥逐渐长大，他认识了我现在的大姐，他们互有好感，彼此心里都播下了爱的种子。他们不仅同住一个村子，而且是高中同学。大姐了解我大哥，不仅同情他的身世，更倾慕他的坚强与乐观、聪明与好学。

大姐的父亲在部队工作，是一名军级干部，这在乡人眼里是老大的官了。大姐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就是金凤凰，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。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乡里乡亲甚至还有大老远慕名而来提亲的人踩破了门槛，大姐都不为所动，因为大哥已经牢牢占据了她的心。

大姐的妈妈一度纳闷，当她得知自己唯一的宝贝女儿要嫁给这样一个“穷小子”时，好像看着女儿要跳进火坑。她立即决定要把大姐送到她父亲身边，在上海安排工作。

其实，大姐兄妹几个按照政策早该去大城市就业了，只是她父亲是一个特别正直的老革命，坚持让孩子们自食其力，不能跟他沾半点光。组织已经多次催促他尽快办理全家随军的有关事宜，都被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推脱了。这次在妻子的极力催促下，才不得不松口。

大姐知道后，不顾所有人的阻拦，为了爱情冲破藩篱，急急拉着大哥登记结婚了。

二

结婚后，大姐渐渐感觉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丈夫逐渐萌发出的那份对亲生母亲的思念。于是，她多次劝大哥去认自己的母亲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说服大哥，走上了认亲生母亲的路。这条山路虽然只有四公里，大哥却整整走了二十年。当他们敲开婆婆家大门的那一刻，血浓于水的亲情肆意流淌，这份迟来的爱早已把全家每个人的心烧得通红。

大哥一声从未叫出口的“妈”，让婆婆号啕大哭。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虽然生疏却又感觉那么熟悉。母子连心，其实，他们一直彼此牵挂，相融的心从未走远。

婆婆的日子艰难，她几乎一直靠借债维持生计，这让她拿不出一点像样的东西作为给儿子儿媳的结婚礼物。大姐却只看了一眼，就牢牢记住了婆婆的艰难。从此，婆婆一家人的生活冷暖就成了大姐的挂牵。大姐经常从自己母亲那里“骗出来”一点钱去接济婆婆一家的生活。

我丈夫在公公家是老大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他从小就懂事，一直边干农活边上学。好不容易念完初中，他就主动提出在家帮父母种地，不再念高中了。

这个时候，大姐站了出来，力劝我丈夫一定要上学，见劝不动就发火了：“你想让父母跟着遭一辈子罪吗？不上学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，你只管安心读书，家里有我跟你大哥顶着。”看着丈夫迟迟不肯表态，性急的大姐干脆下了最后通牒：“如果不去上学，以后就别叫我大姐。”为此，她几乎跟公公婆婆也翻了脸。最后，丈夫还是去上了学，他入高中的时间整整比别人晚了两个月。

从此，大姐和大哥毅然挑起了这个家的重任。

我的丈夫在家里是老大，以前他一直在自己村里上学，可以帮助家里干点活。上了高中，要去外地住校，而且高中功课也紧张了许多，他便很少回家了。家里缺少了丈夫这个劳动力，还要往外掏钱供丈夫上学，日子就更艰难了。于是，大姐往婆婆家跑得更勤了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，邻居送给大姐一些小鱼，大姐就想着给婆婆送去一些。没想到，天下起了雨，越下越大，大姐怕再等下去，婆婆晚饭就来不及吃上新鲜的了。于是，她披上一块雨布，向婆婆家飞奔而去，赶到婆婆家时衣服全湿透了。婆婆心疼地赶忙给大姐拿换的衣服，但等婆婆找出衣服时，大姐已消失在蒙蒙的雨中……

三

好在那时候，公公的身体有了好转，逐渐可以干一些农活了，但家里的大事小情，公婆都要跟大哥大姐商量。大哥大姐不仅要顾及自己的小家，还要时时照顾婆婆这个大家。

其实，大姐在家里也很辛苦。她和大哥结婚后不久，大哥就遇到了镇上招考干部的机会，他凭借自己扎实的文化功底和吃苦耐劳的良好品行，很快就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按说，大姐应该是苦尽甘来，但实际情况是，她的活儿更多了。她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计，这对生下来就有些“娇生惯养”、从没干过农活的大姐来说是极大的考验。

大哥天生要强，经常是工作一忙，连着几个月都见不着人影。站在大哥身后默默支持的就是大姐，为了让大哥安心工作，她几乎不用大哥操心家

里任何事情。

有一次，她估摸着大哥该回家了，就提前把地里所有的农活干完。回到家，突然看到猪圈里的粪该除了，不顾劳累，借了一辆小推车干了起来。没在农村待过的人也许不知道除粪是怎样一种又累又脏的活，这个连男人见了都发愁的棘手事，很难想象大姐是怎样干的。她跳进猪圈，把黏糊糊的猪粪一锹一锹铲出来，撂到猪圈外边的小车里。小车装满后，再推出去，一锹一锹铲下来堆积在门口，重复往来。可别小瞧那一圈不起眼的猪粪，它是猪的屎尿拌着泥土搅拌在一起的，经过了猪的反复踩压，已经很结实了。推一车不见少，推十车也不见多，大概要拉几十车，真不知道大姐小小的身躯是怎样咬着牙坚持下来的。

这一幕被与大姐同住一村的母亲撞见了，见自己从小到大都不舍得使唤的女儿身上沾满了屎泥，甚至还溅到了脸上，头发打着绺，穿的破衣烂衫，大姐的母亲哭了，呜咽地离开了……从此，每次大姐从娘家回来，在包的夹层、口袋里，甚至手心里都会有母亲偷偷塞给她的零花钱，而大姐把这些钱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了婆婆。

四

我丈夫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，大姐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她立刻回家抱来了自己结婚的被褥，又给我丈夫偷偷塞上学费。在目送他去省城上学的那一刻，她甜甜地笑了。

然而这笑没维持多久，很快，婆婆被发现乳房上长了个肿块，要强的她觉得大儿不在家，老伴身体又不好，两个女儿还小，自己没有条件去治病，她就一直偷偷拖着。这事儿还是让大姐知道了。她和大哥骗婆婆到他们家，婆婆晕车，大姐就坐在婆婆身边，用拖拉机颠簸着把婆婆拉到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县医院诊治。结果很快出来了，婆婆得的是恶性肿瘤，需要立即做手术。婆婆坚持要等我丈夫回来，大姐说：“兄弟刚刚毕业，正是事业的起点，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假？再说，他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有我在，你就放心。”

大姐太知道这个家不能没有我婆婆了，我丈夫姊妹三个当时都还没有成家，他们没有了妈可咋办？大姐守在医院，在婆婆的手术单上签了字。医生也心有余悸地说：“还好啊，治疗比较及时，否则癌细胞很快就扩散了。”婆婆动了个大手术，她不仅切去了一只乳房，怕癌细胞扩散，还把周边所有的淋巴细胞也一并切除了。知情人后来告诉我们，大姐经常在走廊上哭，哭完了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婆婆的病房，笑容满面地照顾婆婆。

这期间，大姐在婆婆身边整整陪

了二十多天不曾脱过一次衣服，没睡过一个囫囵觉。婆婆出院后，大姐又坚持让大哥找车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伺候了一个多月。看到婆婆慢慢能自理了，才把她送回家。

那个时候，通信不方便，婆婆找人给我丈夫写的好几封信，都因为他一直出差在外被压在了单位。等他知道消息后急急赶回家，婆婆已经基本康复了。

大姐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，就连我这样一个正式儿媳也差得多。一次，我悄悄问大姐：“你怎么对爹妈这么好？就算婆婆是亲的，你对爹也那么好是怎么做到的？”大姐动情地说：“那是因为爹对我太好了。你不知道，爹的身体不太好，但他知道我所有的地在什么地方。经常是我要去锄地时，发现早已经有人给我锄好了，不用说，这个人就是爹。他怕我准备饭麻烦，总是悄悄地干，干完就急急离开了。每年入冬前，爹都要早早给我准备过冬的柴草，走之前，都要把木头给我锯成一小段，摞得整整齐齐。为了能少吃一口饭，他拼了命地干，连喝一口水、抽一袋烟的工夫都不舍得耽误。你说，亲生父亲又能怎样？”最后又加上一句：“如果我对爹不好，那我还算人吗？”

大姐朴素的语言让我明白，世界上还有一种感情并不在于血缘的联结，而是心灵的相通。爱与被爱，并不只是血缘的专利。谁说这不是血浓于水的父女情？又有谁能否认这是双向奔赴的亲情？

在我公公最后的日子里，我正逢身体不好，两个小姑子也都在外地。考虑到大哥和大姐身体都不是很好，特别是大姐刚刚做完腰椎间盘手术，我丈夫坚持自己日夜守护。多日下来，他不仅身心疲惫，而且公司还积攒下许多事情急着处理，丈夫萌生了找护工的念头。他打电话和大哥说了这个想法，没想到，一旁的大姐听见后，立即接过电话：“自己家里有人，怎么还让别人去伺候？我这就去！”“可是你的腰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不行。”丈夫急忙说。

“不用管我，我这么大人，知道怎样保护自己。”大姐说得斩钉截铁，她放下电话，匆匆收拾了一下衣物，就急急来到公公的床前。

公公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，是大姐一个人在眼前守护的。她给公公最后擦净了身体，又给公公换好了送终的衣服，公公是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……

大姐啊，今生有缘与你相遇，来生我们还希望与你生活在一起。写下此文，我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有一种情感可以打破血缘的桎梏，跨越骨肉的界限。它像一束光，穿透生活的阴霾，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。